在舟山,遇见最美的时光

□吴芸

去年暑假,我们“老少团”前来舟山探亲度假。

如今我回首那十天美好光阴,心生感叹:明天与意外哪一个先来呢?因我父亲去年下半年突发脑梗,目前连生活都无法自理。幸好“舟山之行”让我少了些许遗憾。

我们五人住在亲戚两套原本要出租的、在观音村附近的公寓里。起初吸引我和孩子眼球的是不远处的一座“灯塔”。当我们走近时,孩子们笑了,原来“灯塔”是当地幼儿园,真是令人大开眼界。

每日清晨,我几乎是被各种小鸟悦耳的鸣叫声给唤醒。窗外,粉色的光线笼罩万物。渐渐地,我们对于远处一大片仿古建筑群产生兴趣。日光给它们“镀金”后,房子熠熠生辉。

习惯早起的父亲,坐在窗边,点燃一支香烟,悠然地欣赏窗外美景。母亲则在房间里盘腿诵经。我是“老少团”的专职厨师,忙碌的一天开始了……

每日傍晚,我搀扶父亲和孩子们散步。拄着拐杖的父亲,坐在河边歇息,我和孩子们则在公寓附近洁净的马路上闲逛。

落日一点点从树梢间下沉,周围的一切都披上了浅粉、浅紫和黛青色,这是一个令人内心宁静的佛教圣地。

有一天,我和孩子们终于找到了仿古建筑群,原来它是佛学院,大门紧闭。我想:一门之隔,便是红尘与法门的界限。我们每个人选择怎样的人生,只是刹那间。

十日内,我陪从没见过大海的玉儿看了五次海。

第一次去东沙沙滩,恰遇阴雨天。亲戚带我们在毗邻东沙沙滩的五星级酒店平台上看海。那日,天空堆满了浓厚的铅色云,海浪有些大,海边传来大海传来的低声咆哮;第二次去东沙沙滩,父母与

我们同行。我们依旧坐在那个平台的同一个位置。那日天空湛蓝,白云朵朵,海水似乎还倒映了天空的色彩,呈现出颇有意境的蓝色调。两次看海的不同景色,让我感慨我们的人生,有时凝重,有时欢快,但无论哪一种,都需我们从容面对;第三次,我们来到乌石塘。大太阳底下,乌石闪闪发光。站在堤坝上,我静观巨浪拍打礁石的壮观画面,大海发出了气势雄伟的吟唱。

前三次看海我们或远眺或近观,第四次玉儿终于可以亲近大海了。汽车穿过有些拥堵的羊肠小道,我们来到了樟州湾。

下车后,玉儿挽起裤角,穿上沙滩洞洞鞋,拎上水枪,直奔大海。他是沙滩上快活的“水枪”手。玉儿的小脚丫被海水轻吻,脚趾间粘了不少沙粒,他发出串串清脆的欢笑声。当浪花一次次席卷沙滩时,他飞快地与浪花一遍遍做着“你追我逃”的游戏。

我坐在旁边民宿的台阶上,静静欣赏眼前一幅清新画卷:蓝天,白云,碧波,游客,还有民宿老板娘栽种的美丽花朵。

第五次看海在傍晚时分。我和父母网约了出租车去南沙沙滩。途中,女司机自豪地说:“来舟山度假的人,可多了!”

那日天空下着蒙蒙细雨。年逾古稀的父母看见现场人头攒动,索性坐在外面的游客接待中心静候我们。我带着孩子们步履不停地去往沙雕作品所在地。在一组组大型沙雕里还有一组迎亚运的沙雕作品,这让我们倍感亲切。眼见天色渐浓,我拽着孩子们往回走。那时,沙滩上和海水里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影,仿佛有一大锅饺子正在沸腾……

晨昏间的大海,我们都欣赏了,接着是礼佛。母亲说,光是等候渡船就很久,不过心中有佛,一切都是愉快的。当她瞻仰庄严高大的观音塑像时,内心一下特

别激动起来……

在舟山,去观音法界与欣赏“印象普陀”演出必不可少。

我那时扶着父亲走了不少上上下下的台阶去往观音法界,而今一想起父亲将与轮椅相伴,心中涌现难以名状的滋味。孩子们目睹观音法界里金灿灿的菩萨塑像时,各个虔诚合掌祈祷。我想,也许当我们置身于特殊的环境时,我们的内心才会被某种东西深深震撼。一千个人,心中有一千尊佛。

欣赏“印象普陀”演出是在夜间。我们虽然很早去了现场,但队伍已是排得很长很长。在我们隔壁队伍里是一位上海父亲开车带两个孩子来的,还有不少是从北方赶来的。

当巨大的投影画面出现在我们眼前时,周围的山水与亭台楼阁成了浑然一体,我们被一个个故事深深吸引……

忽然间,我听见后座传来呕吐声,原来一位老人突发眩晕症。我悄悄转身递给她一瓶矿泉水,她家人连声道谢。黑夜里,我们虽是陌生人,但伸出援手帮助他人,也许是观音植入我心中的善念。

在舟山,我们的味觉也获得了极大满足。肉质饱满的带鱼、皮皮虾、蛭子、对虾和梭子蟹,无论是清蒸还是红烧,都无比鲜美。我想:生活在舟山海边的人们,真是过着赛神仙的好日子。

十日转瞬即逝,我们要返程了。

先生一大早驱车从杭州来接我们。我把没吃的蔬果全部送给管公寓大门的保安大叔。他们与我们一边挥手道别,一边开心地说:“我们从没遇见有这么好的事情发生。”我想,与人为善,送人一份欢喜心,难道不是佛文化带给我们的启示?

别了舟山,别了普陀,别了大海,别了观音村。这段最美好的光阴已深深留在了我们心底。

寒冬腊月里的等

□石泽丰

霜落在草木上,厚厚的一层,凝结着,泛着白光,寒气四散。

早晨开门,一眼便可以看到正对门桂香奶奶家的屋顶,屋上的小黑瓦也背负着白霜。一连几天,全天气温都在0℃以下。过了黄昏,早已把饭烧好了的娘让我和姐姐先吃,叫我们吃过之后,泡过热水脚就睡。听娘的话,我和姐姐很快就钻进了被窝,而娘还要做些家务,还要收拾我们食用之后的“残局”。她把锅碗洗干净,擦干水,把碗筷逐一放进食橱。食橱是祖母传下来的,乌黑,听说是我曾祖母当时请木匠做的,木质结构,板材均是桧树木板。它看似老古董,却不值钱。娘有时想换个新食橱,其想法却总是被“将就一下,能用就用”的心理所打断,毕竟家里的钱太少,要用钱的地方太多。

因为家境窘迫,干了大半辈子农业的父亲,在中年选择了外出打工。他跟在金艳叔叔的身后,帮着和泥、拎泥桶。金艳叔叔是村子里手艺精湛的石匠,砌墙、上梁、盖瓦,样样是一把好手,声名传遍十里八乡。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:外面城市大搞建设,需要大量的石匠和农民工,金艳叔叔闻讯后想抓住这个机会。按照别人给他的地址和对接方式,他选择春暖花开的日子北上,还带上了我父亲。这是父亲第一次出远门。外面的大城市离我们这个小山村到底有多远?全屋场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,初中毕业的杨松叔叔含糊其辞地说:估计要坐几天几夜的火车。到底是几天几夜?他也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,毕竟他自己也没有出过远门。

父亲出了门,家里就只剩下娘、我和比我大三岁的姐姐。

娘不识字,父亲也不识字。寒暑假,父亲托人只向家里写过两封书信,一封是在“双抢”时寄来的。村长从村部带回信件从我家门前经过,看到在门口玩耍的我,放大声音说:你父亲来信啦!我正起身接过他手里的信时,他却径直朝隔壁的叔祖父家走去,事后我才知道,收信人是我的叔祖父。他告诉叔祖父:他在那边很好,双抢过了,请我的三个堂叔一起帮帮我娘“冲香”搞“双抢”,说她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娃不容易……信是当时念初中的江水哥读的,上小学二年级的我站在叔祖父和江水哥的旁边。他读着读

着,我的胸腔忽然突突抖动了两下,接着眼底一热,汹涌的泪水瞬间像决了堤的水,止不住往下流。年幼的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泣不成声,再也听不下去了,我哽咽着跑开。

父亲以前对我的教育是那么严厉,还动用过棍棒。有好几次,娘从他的棍棒下把我拉走,边拉边责怪我不听话,说是我下次再不听话,就是被打死,她也不会拉。我在暗中恨过父亲,恨他粗暴。可这一回,那恨的影子去了哪里?我满脑子都是炽烈的爱,甚至灼伤了我。九岁,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父亲在我生命中的地位。后来,叔祖父把这封信交给了我,我发现信中没有一处华丽的辞藻,语言非常朴实,像极了父亲平时说的话,无疑这是他口述的。在信的结尾,父亲鼓励我好好读书,在放寒假时争取得个奖状回家,他会为我买好吃的糖果,买好看的衣服和鞋子。我承认这封信打动了,我,不足两页的短短文字,透着一股对妻子、对儿女的关心和牵挂。

第二封信,我们是在腊月初收到的,收信的人是我娘,他告诉我们,他回家的日期大约在腊月底,因为要到那时才能结到工钱。在漫长的等待中,我们跨进了腊月的门槛。那年的腊月,天气异常寒冷,特别是过了腊月二十之后,我们一家都在盼着父亲回来。每到傍晚,我和姐姐便早早地钻进了被窝,要过上好一阵子,娘才来到房间。她用纳鞋底的针拨了拨煤油灯的灯芯,微弱的火苗瞬间像含苞的荷花,又大了一圈。娘斜靠在床上,和着衣就着灯光纳头天晚上没有纳完的布鞋底,针线走过的轨迹绕着鞋底由外向内一圈圈地收拢,宛如娘盼着我父亲回来越来越收紧的内心。我和姐姐把脚放在娘暖暖的大腿上,娘不时对着自己冰冷的手哈上一口气,气如雾般冲向手后立即消散,留下丝丝暖流。娘接着穿针引线,每次都要到深夜。她听到屋外没有任何声响,才放下手上的活,把我和姐姐的被子按了又按,然后吹灭油灯,躺下,自言自语地说:你父亲可能明天要回来。这样的“明天”过去了一个又一个,娘一天天晚上这么等,也一天天晚上这么说,可是还没有等到父亲归来的身影,直到腊月廿六。

记得那年腊月廿六,是我们家打豆腐做年糕的日子。娘很早就起了床,她与

隔壁的婶婶合作磨豆、磨米粉,白天忙得不可开交,我和姐姐也在一旁帮着娘,娘把我们家的第一锅豆腐脑和第一笼米粿先盛给我和姐姐吃,娘自己舍不得吃。如果我和姐姐碗里有吃剩的,她便吃起我碗里剩食来,并啧啧地赞:嗯,这豆腐脑和年糕好吃!这都是娘的手艺,事先娘是知道其中味道的。

忙了一整天的娘,晚上还要把蒸笼等洗干净,把豆腐用水养好,把米粉粿浸在冷水中(这样利于米粉粿保鲜)。待一切收拾好,已是晚上十一时多了,娘累了,没有再纳鞋底,她正准备睡觉时,桂香奶奶家的狗突然叫了起来,娘侧耳倾听,屋外稍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娘一骨碌爬起来,披衣,他听出了这个脚步声是我父亲传来的。她高兴地说,你们的父亲回来了。我和姐姐也一骨碌爬起来,争着要去给父亲开门。漆黑的夜晚,天空中挂着一轮雪白的月亮,像一张受冻的脸。娘点上堂屋的煤油灯,透过灯光,我看到了父亲的身影。他戴着一顶“三片瓦”帽子,背上背着一个大背包,手里还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。娘帮着父亲取下背包,我和姐姐抬着蛇皮袋,打开,里面有我从前从未见过的糖果,我们迫不及待地剥开糖纸,把糖果往嘴里塞,嗯——甜!

昏暗的灯光下,父亲解开外上衣的扣子,又解开里面一件上衣的扣子,一层又一层,最后解至贴身的秋褂时,他用剪刀剪开自己缝制的口袋,里面尽是面值为十元和二十元的钱,厚厚的一沓。父亲笑着全给了娘。娘接过钱,一边吩咐我和姐姐明天早上起早一点,去桥头集市上给父亲打一壶酒和买两斤肉;一边给父亲倒热水泡脚,随后走到灶哈(我们当地把厨房叫灶哈)生火,给父亲热当天做的年糕。父亲吃着年糕,夸娘的手艺好。他边吃边说着大城市的一些新鲜事,却只字不提他在那边吃的苦受的累。其实娘懂。娘也只字未提她独自扛过的辛酸和这些日子焦急等待的心情,尤其是到了年关,可我和姐姐特别清楚,娘事先告诉过我们,不让我们说。

事情过去了四十多年,四十多年的每个腊月,我都会想起那时的一幕一幕,都会记得那对贫寒夫妻的恩爱,都会愈加深刻地理解那年寒冬腊月里的娘等待的心情。

流浪的猫

□木兰花

夜幕降临,寂静的院落中,隐约传来几声细弱的猫叫。我循声望去,院子的门缝底下钻出一个个黑乎乎的小脑袋——三只小猫,毛色黝黑、骨瘦如柴,它们以惊人的敏捷穿越黑暗,仿若无人地寻觅着什么。

我心下一惊,估摸着这三只小猫不过两个月大,究竟是从哪里的流浪猫?或许是家里养猫的缘故,它们顺着同类的气息而来。三只小猫不惧生人,将这个院子视作新大陆,毫不犹豫地扑向猫食,一头栽进碗里,狼吞虎咽地抢着吃,猫碗被它们碰得丁当响。

显然,它们已经饿得饥肠辘辘,碗里的食物仿佛是救命稻草。我扔了几段香肠,它们竟矫健地一跃夺了过去,将香肠连皮一并撕咬着。如此幼小的猫竟能如此强悍。想来也是,流浪猫在历经颠沛流离之后,疯狂地抢食也是出于本能。

家里的母猫见状,警觉地迅速退后几步,它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情感。它或许在思考,这些同胞幼仔竟如此狼狈,那些流离失所的日子里,它们是如何相依为命地度过每一天的,还是想到当初的自己,也是被母猫抛弃,好在如今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。

那些幼猫是否充满了对家的渴望,多么希望能有个遮风避雨的港湾。我虽有恻隐之心,却也深感无能为力。母猫就快生产了,接下来有更多的猫仔需要安顿,若是再收养三只流浪猫,实在是允许。在未来的日子里,不知道有没有好心的邻居能收养它们。

次日,三只小猫依然还在附近游荡。它们或徘徊于附近人家的门廊下,或躺在草丛里小憩。我时常会将一些猫粮和饼干放置于它们出没的角落,虽然不能彻底解决它们的温饱问题,但至少能给予它们一丝丝的慰藉。

偶尔它们会蜷缩在一户人家的小院里休息,那样子如同是主人家的猫儿一般温馨自在。或许那位好心人已经将它们视为家中的一员了,它们再也不是天涯沦落猫了。

那天细雨蒙蒙,我步履匆匆。忽闻“喵喵”的猫声,微弱而凄美,小猫似乎在向我乞求些什么。然而,眼前只有两只流浪的幼猫,另外一只却不知去向。它们的眼神流露出深深的迷茫与不安,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孤独和哀愁。尽管它们未曾言语,但从它们忧郁的神情中恰似透露了它们的心思。

两只小猫,显得比以往更加瘦弱了,我急切地翻找着包里的食物,却是空空如也。此时,它们轻盈地跃到我的伞下,满怀期待地望着我。可是,我无法给予它们任何实质性的帮助,这让它们眼中闪烁的希望瞬间化为失望。

雨渐渐沥沥地下着,它们全身湿漉漉的,一定又饿又冷。我心中涌起一股无法言语的无助和愧疚之感。

可是,此刻时间仓促,我来不及返回取食物,蹲下来轻轻呼唤着它们:“猫咪,小猫咪,你们等我来!我一定给你们带些食物来哦!”

我终究还是不舍地挪开了脚步继续赶路,空留它们在雨中默默承受饥寒的侵袭。此时,雨势大了些,一个硕大无比的塑料膜被狂风裹挟着,飞旋到电线上,在空中肆意狂舞,那飘摇的样子像极了这些在风雨中漂泊的幼猫。

我心里却始终惴惴不安,希望回来时能看到这两只小猫依然在等着我……

然而命运却与我开了个玩笑。那天黄昏归来,我没有见到那两只小猫。我兜了几圈,它们依然无影无踪。难道它们就这样消失了吗?我不敢想象。

我的心里泛起深深的自责和不安,脑海里闪着几天前依然还蹦跳的小生命,此时我的心绪像浓重的夜色一般席卷而来,隐隐作痛。在我离开的几天里,它们是否曾经在每日的晨曦中守望着我的出现?如今又流浪去了哪里,是否安然?

而我,唯一给予它们的,只是一个再也无法兑现的承诺……